

第十四期要目

二十七年七月九日出版

拿出國家的遺產
抗戰建國紀念節獻辭
今後鄉村建設的新動向
現階段戰局的認識
當今亟應發動的三大建設
論蘇聯大遠成功
蘇聯大遠成功
怎樣使有錢者出錢
如何撫輯難民
落花

曹書田
黃香山
相葉潭
柳蘇陸
楊定宇
柳淑娟
杭淑娟
向淑娟
太橫

民力

第四期
每星期六出版

編輯者 民力週刊社
發行所 重慶機房街
通訊處 一一一號
總經理 重慶新生命書局
各地書局 均有代售
本期四張 零售四分
定價 三月四角八分 六月九角
全年一元七角 郵費在內
本刊正呈請中宣部內政部登記

拿出國家的遺產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三號

曹書田

今後的抗戰，尤其是最後決鬥的時候，我們所用的武器，所需的作戰技術，必然與往昔不同。因此，我們所需的作戰人員，也必與往昔不同。

敵人所恃的是新式武器。我們所缺的是新式武器。在決鬥以前，我們非設法消耗敵人的軍實，增加自己的軍實，決難有戰勝的把握。我們原有一點新式武器，必須要留作最後決鬥之用，所以在決鬥以前，不得不忍痛拿血肉去消耗敵人的軍實。我們原有一點新式武器，不該與敵人爭最後的勝利。我們不得不在此久戰的策路之下儘量擴充我們的軍實。

在過去一年中，敵人所消耗的軍實，和我們所增加的軍實，都是使我們滿意。一旦到了一損一益達到適宜的程度時，便是我們與敵人最後決鬥之時。

在我們拿血肉去換取敵人的軍實時，我們不願知識青年去當敵人的砲火。到了我們拿軍火去換取敵人的軍火，甚至拿軍火去換取敵人的血肉時，我們却熱切的希望知識青年到火線上。

為什麼呢？

知識青年在中國，為數太少了。他們是國家的遺產。我們不願輕易犧牲我前程無量的遺產。所以，在我們拿血肉換取敵人的軍實時，我們不願知識青年去當敵人的砲火。

新式武器的使用，必須有相當的知識和技術，不是一般士兵所能勝任的。我們的新武器隨着抗戰時間的延長而有加無已，使用新武器的技術人員也要比例的增加才行。這些技術人員，已經訓練的，正在訓練的，固屬不少。將來勢必繼

續招收。敵政府並計劃盡無餘的計劃今後作戰，尤其是最後決鬥的時候，必將拿出所有的新式武器，配備作戰，拿武器去換取敵人的武器和血肉；必將需用大批使用新武器的技術人員；必須有知識有技能的青年到火線上去殺敵致果。所以，到了我們拿軍火去換取敵人的軍火和血肉時，我們却熱切的希望知識青年到火線上。

不僅新式軍事技術方面需要知識青年。普通軍隊以政治區的政治工作，也迫切的需要有知識的青年去努力。聽聽有些軍隊和戰區民衆，因知識不夠和國家民族觀念不夠，甚至濫殺我機。由政府對的實際需要，更大量的招致知識青年，加以軍事或政治訓練，以備分配到各機械化部隊，各軍團，各戰區去為抗戰效忠。似乎是一件十分迫切的事。

時代已使我們不得不拿出國家的遺產去和敵人爭死了。有知識有志氣的青年們！你們效忠前線的時機快到臨了。我們前線的將士雖然在拚命與敵人周旋，可是，單靠他們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直接參加作戰的機械化部隊的戰鬥員。我們需要輔助作戰的政治工作者。這些人才，非有志氣，有熱情，有基本科學知識，且受過相當訓練的青年，不能勝任愉快。青年們，最後勝利正在前面等着我們。我們大家要奮勇參加；以戰場為我們的課堂，以戰鬥為我們的課本。拿出我們的奮躍而堅實的力量，在百尺竿頭，共同完成抗戰大業吧！

拿出國家的遺產！這是時候了！



抗戰建國紀念節獻辭

黃香山

中國人永遠不能忘記的蘆溝橋事變，轉瞬已經整整一個年頭來了！我們很可以想像得出，在這個沉痛而又悲壯的紀念節裏，每個人的心情，都只有傷感，不，都只有興奮！都只有從傷感裏轉變出來的興奮！

因為有了敵人蘆溝橋畔的砲擊，而後斯有我全民族雲天撼地的怒吼；因為有了敵人蘆溝橋畔的武裝暴舉，而後斯有我舉國上下團結一致立即奔向民族解放鬥爭之途的英勇的抗戰；這裏，已顯然高高地樹立了一塊界碑，上面寫道：「這是敵人壓迫我們的最後的關頭；同時也是我們反抗侵略創建自由的光榮的起點！」

我們自然只有興奮，永遠不再傷感！我們只有依照我們偉大的領袖的昭示，「犧牲到了最後關頭，不惜任何犧牲，只有向前奮鬥，抗戰到底！」我們相信只有犧牲一切，才能抗戰到底，只有抗戰到底，才能博取最後勝利。

看吧！我們抗戰了一個週年，我們的犧牲，是有着非常的代價的！

第一，從軍事上看，我們雖然丟去了若干交通線上的城池，但我們已經澈底的粉碎了敵人速戰速決的迷夢，已經先後殲滅了敵人四十多萬的精銳部隊，已經一再奪取了敵人無窮的軍實上的消耗。截

至此刻為止，敵人原來準備以十五個師團即可征服全中國的打算，已經一再增援至於三十五個師團以上，而猶拉東補西，不敷分配；將來戰時愈長，消耗愈多，員額愈少，窮蹙之狀，更將畢露！反之，我國兵力則愈戰愈強，軍實則更愈戰愈厚；如此推演下去，則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毫無疑義！

第二，從物力上看，我們的海岸線，雖被敵人封鎖了，但我們的海外交通，并未阻斷；內地的人民生計，並未發生若何劇變；舊的生產事業，雖遭受了敵人慘酷的摧殘，但新興的生產建設，仍然突飛猛進着，不斷的移向後方在製造，在供應；同時，法幣信用，仍極鞏固，金融市場，仍極穩定。反之，敵人則已化費去七十萬萬日元以上的軍事費用，再事籌措，已感萬難；接着普遍的產業停滯，貿易銳減，物價高漲，金融恐慌等等一連串的大不景氣，已經紛至沓來，陷入泥淖。將來戰爭愈益延長，則其經濟崩潰，亦必愈益加速！蓋可斷言。

第三，從精神上，我們全民族的戰鬥精神的奮發，更是敵人所未能及的。勿論我國內政治上的空前的大統一，現正日在鞏固與加強之中；即我與情激昂，士氣旺盛，亦有足多者。試問每一個有血性的中華兒女，誰個不是任受若何挫折，決不敗餒，任歷若何艱辛，決不怨懟？誰個不是只知有國

，不知有我，只知抗戰，不知其他？這一種氣壯山河的大國魂的驚人表現，刻且緊隨着抗戰軍事的展延而愈益強烈起來！反觀敵人不僅軍閥與財閥間有齟齬，政黨與軍部間有紛爭，抑且士無鬥志，人各離心，反戰高潮，日形澎湃；不是後方人民規避兵役，即是前線士兵自殺逃亡；至於那些奸淫擄掠的獸行的遠近傳播，則更是所謂「大和魂」的總液落的喪鐘了！

第四，再從國際形勢上看，一般愛好和平的國家，無不始終主張正義，同情於我，并各盡可能的對我援助；尤以各國整千整萬愛好和平的人民，對於推行反日助華運動，更為積極，更為熱烈！舉凡遊行示威，集會演講，抵制敵貨，并要求其各本國政府與敵斷絕經濟關係等等，正如巨潮一般的汎濫着全世界！而敵人則適被置於這般巨潮的沖激之中而行見其將必然的歸趨於覆滅！

總之，我們在這抗戰一週年中，不管是從軍事上物力上精神上及國際形勢上看，都已確切證明了我們的犧牲；我們的奮鬥，絕對沒有絲毫白費，并且確已爭取到相當的極可珍貴的收穫了！

這一種極可珍貴的收穫，就是我們抗戰必勝的先聲，同時也就是我們建國必成的嚮矢！

不過，我們應該知道從突破最後關頭，到達成最後勝利，中間是有着一段遼遠的距離的；我們過去這一年中所已踏入的里程，在全距離上講，只不過才衝出了起點，踏上了中途；前途，遼遠的前途中的荆棘和艱難，還正重重疊疊的橫亘在我們的前

頭，等待着我們去繼續披斬，去繼續克服，去繼續邁進。我們決不能以過去這點子成就，而躊躇滿志，而中途廢沮，而放鬆了我們應有的更加倍的努力！

這裏，我以為凡屬國人俱應以左列方式或態度，來表示其紀念抗戰建國紀念節的忠誠。

一，我們要益發堅定我們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無論我們將來遭遇到怎樣的挫折，怎樣的磨難，我們決不動搖我們的中心信念，和我們堅苦奮鬥的決心；我們始終只是咬緊牙根，向前奮鬥！

二，我們要益發努力我們本位的職守，務求以我們各自本位上的最大的努力，來增強我們國力上的儲積與抗戰軍事上的補充；我們決不偷惰片刻，苟安一時！

三，我們要益發加緊我們扶助他人的工作。務本「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以引導他人也一齊走上抗戰建國的大路，并以全力扶助其行進。必使和我們接近的一切人們，個個都能做到：有力的盡量出力，有錢的盡量出錢，以期抗戰力量，得以益臻充實；建國工作，得以早觀厥成！

四，我們要勵行我們生活上的節約。舉凡我們生活上一切不必要的酬酢，奢侈用品，以及種種無謂的消耗等，固然應該絕對的屏除；即在必要的衣食住行方面，亦祇以能維持其最低限的需要為已足。決不輕易浪費分文，虛耗國力，而增加我人自身良心上之譴責與苦痛！

作者對此悲壯的抗戰建國紀念節的降臨，實在萬感叢集，興奮異常！謹即書此，以為芹曝之獻，非敢以言助入，亦正所以自勵云爾！

今後鄉村建設的動向

在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講演

相菊潭

貴院這次舉行鄉村建設研究會，同時舉辦暑期農村服務講習會，貴院畢業同學返院週，也在這時候一併舉行。集合許多有經驗的鄉建工作人員，會聚一堂，共同討論，收穫必定很多。我本是願意隨諸位之後，參加會議，藉這機會，敬聆諸位的偉論，以開茅塞。承高院長一再函邀，堅囑對諸位發表一些意見，我個人恐怕沒有很好的見解足以供獻諸位，還要請諸位原諒。

大凡一個問題的成立，絕不是偶然的事，他是由於事實上發生種種困難，不另闢新途徑，不能應付現實環境而起；因為問題的需要性已深深的潛伏着，一旦有人明白的倡導起來，大家便很熱烈的贊同，很踴躍的參加討論，共謀解決的辦法。鄉村建設問題，也是這樣。我們知道幾年來政府和社會一般有志之士，都想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新的國家，勵精圖治，異常緊張。經過好多年的努力，不能說是沒有效果；但距離現代國家應具的條件，相差還遠。這個原故是由於只注意到少數的都市，忘却了大多數民衆所住居的廣大鄉村。這種遺憾，人人都有所感覺蘊蓄在腦筋中，所以一經少數學者提倡，都異口同聲，毫無疑義的表示贊同。各省行政當局倡導尤不遺餘力，實驗縣實驗區等，相繼發現，普遍推行，現在可以說鄉村建設的重要，已為國人所共認，無須再加討論，再事鼓吹。目前所應加

注意的，就是怎樣建設鄉村，鄉建工作怎樣進行，才能有效。經過這次抗戰，更外給我們很大的刺激，使我們不得不積極推行鄉村建設。我報告諸位一件事：蘇州揚州的敵人，有一個是牠們的某大學講師，應徵來華的。前兩個月，揚州忽然告緊，盛傳我們的游擊隊，將攻入城內，敵人恐怖異常。這個大學講師認識揚州當地的一個理髮匠，這個理髮匠曾經到過日本營業，會講幾句很普通的日語，所以能和他往來。當風聲緊急的時候，這個大學講師哀求理髮匠給他一件中國衣服，假裝中國人和他一起逃。理髮匠對他說：「我如果和你一齊出城。一經被我們中國人查出，連我的性命也不能保了。」

「大學講師恐怖異常，因而大哭。理髮匠說：『誰叫你們恣意掠奪，殺人放火，以致中國同胞，無論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切齒痛恨你們呢？』這個大學講師咽嚥的說：『那些事是一般浪人做的，我不會這理髮匠說：『不問浪人不浪人，總是你們日本人。』大學講師很感傷的用手指在地上畫一大圓圈，自己站在圈子當中說：『我們已經被你們包圍起來了，就快要死在你們中國，不能回家見可愛的父母妻子了。』諸位聽到這段話，作何感想？敵人現在所佔據我們的地方，不過是鐵路綫和公路

線中的少數城市，其餘面積很廣大的鄉村，仍在我們手中。這廣大的鄉村，如果及早建設起來，所有鄉民，都已有了嚴密的組織，嚴格的訓練，揭竿而起，西面齊上，那繁雜城市的敵人，不難一鼓殲滅。這大學講師所恐慌的，的確是可能的事。惜乎我們的鄉村建設，着手太遲，基礎未立，所以一般鄉民不能擔負這重大的責任。寤寐驚急，我們應當快快到戰區的鄉村裏面去，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使他們整個動員，殺盡敵人。後方的各省，更應積極建設鄉村，不能再事坐視。我想凡是稍有知識的人，沒有一個不重視這一點的。不過參照過去的經驗，從事鄉村工作的人，對於工作的進行，各有主張，意見不一，還在多方試驗，反覆討論。不會獲得一個很確定的途徑。從研究學問方面說，當然不討論不能發現真理，不試驗不能得到正確結果。但在現中國的鄉村建設時間上，確不容許我們再容從探討，高談理論，應迅速集合有學問，有經驗的人們，就社會實況，規定共同步驟，一致進行，切實工作，才能適應當前急需，挽救民族危亡。貴院這次舉行鄉村建設研究會，就是這個動機，意義非常重大，辦法非常扼要。我個人很表贊同，可惜不能時常到會。現在把我的意見提出來以供諸位討論的參考。

一、鄉村的人辦鄉村的事。近幾年大家都感覺要建設鄉村，必須一般有智識有能力的人，一齊到鄉村裏面去指導鄉民，幫助鄉民，才能發動鄉民工作。「到鄉村去」的口號，因而甚囂塵上，這當然

是很緊要的一件事，不過我總覺得要十分慎重，我們到鄉村去，目的在指導鄉民，幫助鄉民，希望有益於鄉民。倘若我們所送去的禮物，有些是無益於鄉民，甚而至於對他們發生不好的影響，那就要不得。我們知道，鄉民是很誠實儉樸的，久住都市的我們，言談行動，和一切生活，是否都較鄉民爲合理，確是一個問題。拿現在的都市生活，和鄉村生活比較，當然要算鄉村生活儉樸和簡單。但是拿現在的鄉村生活，和過去的鄉村生活比較，則現在的鄉村生活已經奢靡得多了。這奢靡的來原，確是由都市的人們，不知不覺的慢慢的一件一件傳播了去的。例如鄉民拔牙，本來是用食鹽的，現在已普遍的使用牙粉了，鄉民所穿的，原來是布襪，現在已普遍的穿着洋襪了。這一類的事實，舉不勝舉。凡是都市的人下鄉，帶了一件鄉民所未會看過的東西，他們就非常奇怪，非常羨慕。稍有資產的，就設法嘗試，到都市上購買，因而逐漸普遍傳播起來。我們不能提高鄉民生活能力，反先提高鄉民生活程度，這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們到鄉村去，事前須把自己的衣物用具，和一切生活習慣，詳細的檢閱一番。如果成績很好，到鄉村去的人，就越多越好，否則與其多去，不如少去，這一點，希望特別注意。我們既到鄉村去，就要實施指導鄉民的工作。要指導鄉民，必須與鄉民接近，使鄉民很願意和我們談話，商量，進而至於共同辦事。過去辦理鄉村工作的人們，雖然在鄉村設了機關，辦了事業。但是和所在地的鄉民，還是隔閡，還是不接近，雖然

有時候召集極少數喜歡活動的鄉民，開過一兩次會，這不過是最少數浮淺的集會，大多數最需要指導的鄉民，還是在那裏過他們原來所習慣的生活，絲毫沒有發生影響。這是什麼原故？因爲我們到鄉村去的人，一切未能和他們同化，態度方面，行動方面，一切生活方面，處處都表現出和他們兩樣。所以他們看我們是都市來的客人，是教習的先生，是比他們高貴些的人。他們不好意思和我們接近，和我們接近，好像有些不方便。不自然，他們表示着不敢冒昧的樣子。諸位想想，這種怎能施教？所以我們如果要達到我們到鄉村去的目的，非平民化不可。我們要鄉民當我們是他們的親鄰，是他們的朋友，他們隊伍中的一分子，無事不可商談，無事不可通融，才能在共同生活中，無形的感化他們，勸導他們，鼓勵他們，改善他們的一切。這一點，也十分重要。

我們到鄉村去的人，如果已經檢閱過自己了，并已經十分平民化了，進一步是不是就該把鄉村所應做的事體，完全替他們一件一件的舉辦起來呢？不是這樣，我們的希望，是他們能自動的建設他們的鄉村，我們只能在旁邊指導他們，幫助他們。假使一切都是我們包辦，他們就成爲被動，雖然我們件件都辦得很好，件件都合他們的需要，那也不過是形式的，表面的，不是真正的建設。我們離開以後，一切的事業，就要停頓。鄉村建設的最終目的，在培養鄉民自治能力，鞏固鄉村自治基礎，不設法扶植鄉民，造就鄉民幹部人才，使他們自己主

持自的事，就是費盡了力量，終久是毫無真正結果。某省有一個地方，向來盜匪為毛，民不安枕，自從一位王專員去後，利用保甲組織，嚴密檢舉，并帶着軍隊各處搜查，不到一個月，全縣秩序異常安定，可以說是連一個盜匪都沒有，人民非常稱幸。但是他們天天還在那裏焦愁，恐怕王專員調到旁的地方去。諸位可以知道，不啓發民衆的自覺心，自動的團結起來，幹本鄉的事，總是沒有用的。諸位到鄉村去的工作方針，要這樣決定才行。

二、建設鄉村先要安定鄉村 有一種人對鄉村工作很熱心，很積極，到了鄉村以後，就東設一個機關，西辦一個事業，忙得很起勁，幹得很熱鬧。但無固定的計劃，妥善的步驟，任意鋪張，徒重形式，這當然不對。另有一種人，很能注意到鄉村實況，根據他的需要，擬訂實施方案，一步一步的依照計劃去做，較之前一種人已經進步不少。他看到鄉村交通阻滯，防匪進化，於是築起馬路來，裝起電話來，他又看見鄉村文化低落，於是興辦學校，創設圖書館，體育場，經過若干時間以後，氣象一新，頗改舊觀，可以算是個新建的鄉村了。這種辦法，我敢說一句，不是建設鄉村，乃是把一個鄉村變做一個小都市罷了。馬路，電話，電話，圖書館，體育場等，是為一般生活和智識已有基礎的少數鄉民而設，大多數鄉民，向來兩腿走路，無錢乘車，本無須這寬大的馬路；天未黑，就睡覺，天方明，就起身，免得花費茶油點燈，那裏還談得到點電燈呢？談到圖書館，他們連字都不認識。

怎能看書，談到體育場，他們終日工作，勞動過分，只需休息，還要運動嗎？我并不是說鄉村始終不應有馬路，電話，電話圖書館，體育場，但現在大多數的民衆，還未需要這些，還有比這些更迫切需要的。我們應當根據這個原則先把他們生活上的痛苦尋出來，幫助他們解決，使他們得到安定生活，然後再進一步，求生活的適宜，和生活的優美。不可把這大多數的民衆，置之不顧，單爲着那少數生活已有基礎的鄉民着想，使得鄉民整個生活程度相差太遠。大多數民衆生活的痛苦在那裏呢？他們所最害怕的，是土匪的騷擾，苛雜的剝削，水旱的傷害，疾病的慘痛，我們應指導他們，幫助他們，怎樣肅清盜匪，怎樣廢除苛雜，怎樣防止水旱，怎樣減少疾病，讓他們能够安居樂業，毫無痛苦。達到這個生活安定階級以後，再逐漸謀進一步的改善，才是合理的。現在正當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大家很希望全國鄉民，一致動員，捍衛國家。從事鄉村宣傳的人們很努力的到處演講，再三說明民族能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要保護自己的生命，就先要保護整個民族生命。這種驚心動魄的話，理應一般鄉民，大受感動；但事實上還不能如我們之所希望。因爲這種團體利益，他們不能領略，他們所知道的，是水旱到來，就不能生存，疾病流行，就怕死亡，他們腦筋中終日所盤旋的，只是這些，這些問題沒法解決，他們沒有心腸想到團體利益的。這固然是由於他們的智識低落，但是纏繞着他們的現實痛苦，切身痛苦。無法擺脫，也確是事實。所以爲抗戰

馬當封鎖線突破以後，長江戰事更趨緊張，戰局驟轉嚴重。神經衰弱的人，以爲烏當是江陰以上的唯一江防重鎮，一旦失陷，長江將無險可守，敵艦越九江駛武漢，自非難事。武漢一失，大事全休，再抗下去，徒遭損失，不如及早言和之爲愈，同時盛傳各國大使齊集香港，協議調停中日戰事計劃，最荒唐者並謂已得我國政府同意。這第一內一外的輝映，遂使久已不瀾的和平聲浪，重又瀾漫起來。抗戰現階段已入第三期，戰線較過去愈加延長，敵人部隊愈見分散，其人力物力及時間之消耗亦愈大，覆敗之期，已不在遠。我最高統帥部運籌決策，勝利在握，決無中途妥協之意。此遮蔽我勝利光明之浮動陰雲，我們應將它刷洗淨盡，以免淆惑聽聞。

戰局綜覽

現階段戰局的認識

柳建

我們知道敵人侵略的陰謀毒計，向來是用着雙重手段的。在它順利時，就露着獠牙面目，飛機大炮坦克軍艦一齊來；在它不順利時，就施放一個烟幕彈，來一套假情假意的言和，以引誘一班認識不清，動搖不定的份子，鬆懈我們抗戰的力量，分化我們抗戰的意志，好讓它加速勝利。敵人這一個貫用的軟硬兼施的政策，過去日俄之役，它也是用了這手段得到僥倖的勝利的。現在敵人已知陷在我們的泥淖之中，哭笑不得，目前的勝利，敵人也自知是沒，永遠的把握，爲敵人打算在現時有一個勝利的和議，是再便宜沒有的。敵人每到攻擊我們重要都市的時候，敵例都放出和平的空氣，現在進攻武漢，敵人深知我防禦計劃之週到，在受了許多嚴重打擊之後，又放出和平的烟幕。我們的一班高貴士大夫，平時離開抗戰工作八千里，對於抗戰實

計，爲建國計，都非先安定鄉村不可。

三，安定鄉村必先訓練鄉民。鄉村怎樣才安定，怎樣才永久的真正的安定，不是靠着幾個行政官吏，或是少數辦理鄉村工作的人們所能做到的。要全體鄉民自己組織起來，經過嚴密訓練，才能有功效。鄉民不組織，就沒有力量，鄉民不訓練，就沒有技能。辦理鄉村工作的人，其他的事都可從緩；最主要，最應首先舉辦的就是訓練鄉民。組織的方法，在過去辦理民衆教育或鄉村建設的幾個較負盛望總機關，他們所採用的，各不相同，都有可取。但總不免是零碎的，片段的，局部的，不能將全體組織完全包括在內。組織問題首重嚴密，要嚴密組織非嚴守紀律不可。單用教育方式，加以互相束縛的力量，在教育功用未能十分透達以前，總不容易辦到。我個人得是主張採用保甲制度，因爲他是將整個民衆，無論男女老少，都一齊包括在內，無一遺漏。且政府推行，已非一日，規章通則，釐訂周詳，人民已深印腦中，推行較爲便利。現在有許多，鑒於保甲成績不良，因而懷疑到制度本身。要知道現在保甲方面所發現的流弊，是由於推行保甲時未能用教育方法，使民衆深知保甲意義，保甲作用，和個人對於保甲應盡的責任；純係由少數官吏，爲着個人辦事成績起見，不得不依照規定，限期草草代辦，報告完成。一般民衆只知道門前貼有一張門牌而已，其他尙無所知。于是一般不良分子，乘機活動，攪保長或甲長位置，作威作福，蹂躪鄉民，這是辦的不對，不是制度的不對。不管什麼制度

，如果辦理不得其法，都沒有好結果。我們假如使民衆個人知道保甲意義，自動的參加保甲活動，利用保甲會議，發揮真正力量，興利除弊，還有什麼事辦不成？但是要充分發揮組織力量，鄉民的訓練，也非常需要，使民衆具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和引起其服務興趣，加強其團結精神，就要實施公民訓練；培養其自衛能力，鍛鍊其敏捷，勇敢，服從命令等軍事必備的精神和能力，就要實施軍事訓練；增加其生產能力，養成其關於較重工業的特殊技能，以供給前方的需要，就要實施生產訓練。現在皆在戰區鄉村的民衆很多，愛國鄉民，自動集合，組織游擊隊牽制敵人後方，但是因爲太少訓練，不能運用自如，儘量發揮力量，這是明證。總之要激發鄉民自動參加鄉建工作必須組織鄉村民，訓練鄉民，才能有濟。

政府抗戰大計，早經明告中外，迄未變更。但我此次抗戰，係爭生存，非賭國運，係應戰而非求戰。吾人所企求者，乃以維持國家民族生存獨立爲條件之和平，過此即決無考慮容納之餘地。……我政府在原則上雖不反對和平，但爲國家民族生存之決心，則絲毫無變，且亦決不改變，目的不一日不達，則抗戰一日不休，任何友邦斡旋，苟條件相符，自樂加考慮，否則惟有舉全國之力奮鬥到底而已。

節錄汪副總裁最近談話

況毫不知道，由於一種神經衰弱所引起的錯覺，發生了「抗不下去」的悲觀。我們對他們沒有別的什麼可說，祇是要他們打足賜保命健全了神經再談抗戰前途！

既然發生戰爭，當然要有和議。我們不是不贊成和議，我們必要敵人根本放棄它的侵華政策，還我主權，復我失地，才有和議之可能。否則，我們祇有拿我們的力量打倒它，或是拖到一齊下水，兩敗俱傷。我們決不在敵人驕傲的勝利的前面言和，因爲這樣的和，實言之，在敵人是減少犧牲，仍得勝利；在我則是白白犧牲，仍歸失敗。敵人這樣以「和平」代替「戰爭」以攪取勝利結果的惡毒政策，我們決不能墮入其計中。我們對於友邦調停之美意，凡有妨礙我主權領土完整之協議，亦祇有敬請其勿徒費精神。

至於目前戰局，我們以爲應以確保武漢，鞏固山西爲中心，其次就是努力發展在敵人後方我們的游擊隊，逼迫敵人從前方走回去。確保武漢的意義，我們可以毋須多說，確保武漢的軍事配備，也自有統帥部的設計，毋煩我們杞憂。我們須要明白的，就是豫東局勢轉穩後，敵人的進攻武漢，已離鐵路日遠，毋論敵兵力不敷分配，就是運輸也至感困難。敵人以爲長江是我們的弱點，猛力進犯，但在馬當失陷已近一週，敵人仍困在彭澤，無法進展。現我沿江防務及各處要塞封鎖線，均有新配備，空軍亦每日出動，敵人要單從長江以取武漢，事實上決難成功。我保衛武漢之任務必可達到。至山西爲華北高地，屏障西北。敵人的進攻現在已不是山北而南，而是由東而西，所以山西在保衛西北，與將來反攻根據地，更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從敵人注意津浦後，我即在山西取得優勢，敵人現已覺察其嚴重性，最近已由豫北向晉南增兵反攻，我應加強新武器之配備，鞏固山西留待爭取最後勝利。

當今亟應發動的三大建設

楊蘇陸

最近日本所放出的和平空氣，對客觀的結果，

已證明是一種誘惑，有許多自信力不堅強的人，往往會以為我們的敵人已將侵略的機台扭轉了，扭轉得扎扎作響了，其實他這種和平的「德政」，還是寄托在炮口上的，今後從炮口上冒出來的「和平之煙」正多着呢，不甘心為這種煙霧迷住的人，除得提醒被迷的人以外，還得更要不辭艱苦，在「長期抗戰」上「抗戰到底」上做功夫。

南北兩羣傀儡，在他們的主子發出和平空氣以後，接濟便也來一套「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吶喊。一羣在舊都高奏「和平」的樂師，與一羣在新都的同伴合唱，一羣敲鑼，一羣打鼓，他們為什麼這移沈埋一氣？這顯然是替他們主子說的話下註腳。所以臨理講，凡是有一點血氣的人，絕不會去把這種「雙簧」當做一回事的。

實際上的教訓已嘗得太多了。在一二八之時，每來一次休戰言和，我們的敵人總是在積極準備再作一次進攻。就以大場失守及南京淪陷之時來講，我們的敵人所放出的和平空氣豈止一次？所以他們這一着，彷彿是製定的留聲機，總是那麼一套，沒有改變曲調，這一種留聲機片，我們老早聽厭了。一方面是精屍成山，一方面是閒情逸致，不僅滑稽，而且無賴。從無賴之徒的嘴裏說出來的話，還會

可靠？

幸福是要用犧牲換取的，最大的幸福要以最大的犧牲換取。敵人的這種「文明辦法」，看起來好像不是要殺我們頭，然而在這種「文明辦法」煙幕之下，的確確是在請我們坐電椅。同胞，你們願坐電椅不願？

把長期抗戰的旗幟樹穩，把抗戰到底的號筒吹響。大家在長期抗戰的旗幟之下再作進一步的準備，大家在抗戰到底的號筒之中再作進一步的衝鋒。把敵人的鬼話一脚踢開，把南北兩羣傀儡出賣祖國的「雙簧」置之不理。我們如堅決地不使敵人打如意算盤，則日本帝國主義之崩潰，便到了臨盆的時候了。作者不敏，願提供三事，為全國上下作「長期抗戰」，與「抗戰到底」之參攷。

第一。要訓練西北西南兩大軍團

諺云：「行百里者，隔宿舂糧；行千里者，三月聚糧」。這是說路程愈遠，打算愈要早的意思。中樞之戰，決非短期間所能結束。今日之軍事已到武漢之外圍，武漢當然要保守，最高統帥部早有決心。不過我們的打算要長，所以在西北西南要訓練兩大軍團，使敵人知我無論如何決不屈服。先就西北說。敵人蓄志要打斷我們的西北國際路線，已非一日，此刻北戰場的事變膠着於山西，綏遠，要

是說敵人就此為止，誰也不會相信。青海寧夏，甘肅，陝西，新疆，民情強悍，衝鋒健兒到處皆是，我們如果在這幾省訓練一個一百萬人的大軍團，不僅是可以使敵人破壞我們國際路線的迷夢不能達到，並且到了一個相當機會，我們還可乘虛而入，向前反攻，摧毀敵人在華北的勢力，把華北的烏煙瘴氣一掃而空。照我們常識的看法，將來規復華北一定要靠華北鄰近的軍隊，如果要從黃河以南調兵往北，總覺得不如在西北就地取材好。在抗戰以前，我們在西北的軍事實力與華中華南比較，相差甚遠，此刻在全國大團結的機會之下，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把西北雄厚的軍事實力建樹起來。西北有國際路線，軍火可以源源供給，西北有崇山峻嶺，敵人的機械化的部隊毫無用武之地。西北雖然是地廣人稀，但至少有一萬萬人口，訓練百萬大軍，不是不可能，而且西北的騎兵，馳名中外，如能特別在騎兵方面多加訓練，則將來必可大建戰功。次言西南，西南訓練大軍團的條件，比西北更具備得多。因為桂，黔，蜀，康，滇，諸省，不僅人口比陝，甘，寧，青，新多，富力也比那幾省大；民間的游勇，召集起來，就有好幾萬人；廣西健兒，此次對抗戰的貢獻，那個不知道？雲南士兵的善戰，舉國聞名；川軍刻苦，不惜犧牲，已有事實表示。這幾省的行政當局，對中史竭誠擁護，對於推行軍事訓練，一定可以暢行無阻。所以在西南這一方面，至少可以再訓練一百五十萬人。我們有這新的一百五十萬人屯在西南這一角，敵人只有束手長嘆，徒呼

奈何。況且西南的國際交通路線，比西北多，軍火比西北更便利。講到這兒，得提一件事，請國人特別注意。聽說有幾處地方人民為生活問題而去做的，裏面不無是平常的無知之民，有一些是有知識的，甚至受過軍事訓練的，他們也在幹這種勾當。我們軍事當局如能把他們招收得來，施以良好的訓練，則他們便變成衛國的健兒；還有幾處地方，對於徵兵辦法，頗不能令人滿意，此事急應加以改善，這極可使訓練大軍團一帆風順。

第二。要構築第二道經濟防綫

今日的戰爭，不單是空中，海上，或陸地的戰爭，是整個的人力，財力，物力的總決鬥。我們已淪陷的地方，敵人已把我們數十年來努力的經濟機體摧毀無遺。從報紙上真實的記載看來，敵人在華北正在竭力吸收我們的資源，華北資源如被吸盡，則將來就是規復了，也是一片荒原。敵人在華中除將中國的工業完全破壞以外，並將英美各國百數十年來的經濟基礎攻倒，這顯然是敵人要使華中成為他的獨占市場。本來外人在中國早已打下很深的經濟基礎，中國一點幼稚的工業早已不是他們的對手。就上海一埠而論，中國的經濟防綫實在是在薄弱之至，現在連這個薄弱之至的經濟防綫都沒有了，這是多麼的危險！中國以前有好多省份，原來已不能自給自足，因為農村社會抵不住工業社會是天然的定律。平常那些省份依賴工業生產而為挾注，這次因戰事關係，許多工業生產遭了很大的打擊，於是不能自給自足的情形比以付更甚，這又是一個危險的事情；其次在工業被敵人破壞的區域內，成千成萬的工人在十字街頭流浪着，我們如不把他們吸收得來，則敵人便可以極低廉的工資把他們網羅去，以中國的工人，去為敵人製造商品，來吸取自家

人生命之血，這又是多麼痛心的事？中國如不趕快構築第二道經濟防綫，將來金融必至崩潰，經濟機體，必至解紐，敵人不打我們，我們便取得不能翻身，即能將敵人趕出國土，如無第二道經濟防綫做基礎，去重建第一道經濟防綫，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將永遠為外人經濟的鐵鍊緊緊縛住，終生呼號呻吟而已。所以為今之計，要趕快在我們後方建設小規模的新工業，動員並吸收失業的勞工從事生產工作，務必要把平常人民生活日用之物，從自己的後方工廠裏製造出來。現在我們後方已有不少的小工廠，但是這幾個小工廠顯然是不夠，我們要把小工廠擴大，在人事上予以調整，在技術上予以改進，另外要在相當的地點樹建新的工廠來，動員上海，香港，國外的金融家，向內地投資。此次西南實業考察團遊歷西南各地，頗為開發西南潛力，此事極堪注意，我們要把擔任。因為他們都是上海，香港，海外的金融家，實業家，來為祖國效勞的。我們如予以便利，予以合作，予以鼓勵，則第二道經濟防綫之構築者，他們一定是最有力的人。

第三。要建立國防工業

建立國防工業，這件事比構築第二道經濟防綫還要艱苦。因為一須有高等的優越的技術，二須有其他工業，特別是軍工業做國防工業的輔助。講到第一項，中國此種人才實在太少，至於第二項，中國已有的輕重工業，一點極幼稚的輕重工業已被敵人摧毀了很多。此刻要建立國防工業，勢必非另起爐灶不可。況且，就是建立起來，也是緩不濟急，

倒不如索性把軍火的供給仰給於外國為爽當便利。這種意見不可算不對，然而我們如果長期抗戰，抗戰到底，此種想頭便有些不對了。我們要取得前方軍事勝利，當然要有源源不絕的軍火，衣服，糧秣向前輸送，這許多東西，如無國防工業，事事仰給於人，不僅經濟的漏卮太大，而且也未必能持久。國際間的變化，前途至不可測，自己家裏有的東西，能够從自己家裏拿出來，那是再好也沒有的。現在我們正在訓練新軍，軍需之供給，日益加多，國防工業之建立，尤為需要，因此我們竭力盼望先將現有的兵工廠加以擴大；并在其他相當地點建立與國防工業極有關之重工業，我們希望至少要在西南有計劃的去開發煤鐵礦，兵工廠內不僅要能造炸彈，炮彈，步槍，機關槍，並要能製造坦克車，大炮，飛機。現有的人才極量地的搜羅得來，不足的借材友邦，以百年戰爭之決心，立千年國防工業之大計，邁步前進，按步實施，雖屬艱苦，亦必盡力為之。專依靠外來接濟，絕不是根本的辦法。

日本軍閥橫蠻狡詐，思想貧乏頑固，良知暗昧，他們久已宣布要打到將歐洲大戰後所發生的理想支配的紛擾解決之時，方才罷休。他們這種話，如從正面說，就是乾脆的實行大陸政策。因此日本最近放出的和平空氣，其發音市價雖與以前不同，我們却不能隨其術中，我們要作長期打算，把上面三件事不可緩的事舉辦起來。我們有了這三件，我們便等於有三把利刃插進日本軍閥的胸膛了。日本軍閥的胸膛上插了三把利刃而不死者，未之有也。

論懲治貪污

楊定宇

官公吏以相當的能力與經驗，依分工合作的原理，為國家處理職權內應治的事務，祇要「克盡厥職」。便不失為安常守分的好人，但這祇是常態，有時才能優異的人，不但能把事務處理得平妥得當，並且還能治得很好，使他得着意外的收穫，這便因為優越異常，可由政府予以獎勵，也有些人，治事不力，或竟假借職權，便利私圖，前者祇是庸愚而已，後者則是所謂貪官污吏了，這是應當依法予以懲處的。這兩種情況，皆叫做變態。在政治已上軌道的國家，官公吏的一切行為多在常態之中，而政局騷擾，社會動盪的國家，則往往變態多於常態，變態中治事能有意意外收穫，或治事不力假公濟私，應當如何獎懲，律有明文，姑不具論；今請略論貪污者心理，原因，并如何「繩之以法」以澄清吏治，加強抗戰建國的力。

歐美各國，報紙記載貪污不法的事，亦頗常有。日本過去所轟傳的大賄案，更是貪污之尤。在那些國家裏，法律的尊嚴，議會的彈劾，人民的控訴，隨時都可將貪污的事實和證據檢舉出來，我們中國法律雖是赫赫具在，可是還是「以人治國」而非「以法治國」的時候，所以往往能無視法律，或「舞文弄法」，而使法律對於其人其事失其效用。至於議會，尙未成立，一切均由監察院代行，監察委

員之確能行使其職權，不畏強禦，大公無私者，固大有人在；但放任巨公貴人而嚴繩小官末吏，以示監察之認真者，亦頗不乏人，而人民則隔不及身，絕無「急公好義」過問不干己事的人；即屬己事，亦常以畏禍懼勢而隱忍緘默，以此種種原因，遂使貪污者愈無所懼，而吏治益壞，政治愈難清明。此實建國二十七年，不能使政治走上正軌的原因之一。這個問題的癥結，不在法律不周密，而在未能切實履行法治。易瑤基盜竊故宮古物的往事，很足令人猛省。所以，現在要討論如何可以使政治走上軌道，應先從清除貪官污吏始；要清除貪官污吏，應先研究貪污的原因，及清除此種原因之法，再進一步研究執行懲治貪污條例的機關，態度與方法，庶幾從根本上着眼，方能有效。

官吏所以貪污，以筆者觀察，原因有四：

1. 由於本性 俗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實則個性的不同，真諦各如其面呢！歷史所載虞舜的家庭，便是很好的例證，此外，父慈子逆，母淫女貞，兄讓弟貪，夫惡婦懶的事實，歷史上的記載也很多，足見天性不同。所以有一種本性好食的人，無論法律如何嚴密，輿論如何制裁，人民如何監視，他總有方法達到貪多務得的目的，這種人是最不可救藥的。

2. 由於習尚 某甲因為官公吏而生活富裕，產業豐饒，異於昔日，且為其俸入數額所不許，則必為非分收入可知。鄉里無識的人，每以此為可效法，而告其子孫，以示做官必以某甲為範，或甲乙丙皆如此，丁向守法，亦每為習尚所移而流為貪污。此則「習相近性相遠」之說，雖已墮落，不難糾正。

3. 由於奢侈 古人所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確為至理名言。現在一般官公吏誰不是盡量謀生活上的享樂？起居飲食，車馬服用，上焉者非舶來品不屑用，乃至有人食糖果必寄自美國而月費千金；次焉者，亦非精品不慣用，如某夫人在京時，每日以車運鐘山一勺泉水為飲料。某夫人則以高價雇一師範生保管舞衣。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試問依賴新生活的官公吏配如此奢侈嗎？其必別有「生財之道」，可以想見了！

4. 由於嗜慾 「妻妾之奉」，既不能免，於是為得妻妾的熱心，不得不講究「宮室之美」，供應之豐，為遊樂的便利而自備汽車，為揮霍的豪爽而予取予求。在其本人，或本無貪念，而為好內寵，博歡心，乃不得不為嗜慾所誘，奪其初衷。這種情況，半為自己造成，半為惡社會所誘致，稍知持家的道理的人，還可避免。

以上四種原因，僅就大端而言，第一項最居少數，然為先天的，極難糾正。政府有發現此種人為官公吏，應詳密考察，立免其職；或查明贓證，依法懲處。第二項以次，頗居多數，然為後天的，不

每週國際

蘇聯大選的成功

西班牙問題不易解決
柳建

在這國際局勢動蕩，危機迫切的時候，在各侵略國家不顧其國家本身及人民永遠利益，祇圖孤注一擲，獲得對外政策勝利，以危害世界和平的時候，蘇聯獨能埋首苦幹，努力內政的發展，最近并進行着歷史上空前未有，熱烈偉大的選舉，這不特是表明蘇聯新憲法獲得勝利的成就，而且是顯示世界和平支柱鞏固了很堅固的基礎。我們於此敬向我們的隣國，致其慶祝欽佩之忱！

這次蘇聯的選舉，是各共和國選舉最高委員會的委員，是根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蘇聯所通過的史丹林新憲法規定而舉行的。從本月廿六日開始以來各地選舉盛況，以及選民參加之踴躍，歷史殆無其先例。現各地選舉，多已完畢，據陸續揭曉結果，選民參加投票者，各地均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甚有百分之百者，且都能在選舉史丹林，選舉史丹林共黨與非共黨共同候選人之一致意志下進行。全國各地雖窮鄉僻壤，商船火車，紅軍部隊軍艦，均熱烈投票，甚至北冰洋沿岸及各島，選舉委員會，亦在狗拖之雪車上，備投票箱，使奔馳各處，以便利獵戶之投票。

從蘇聯這次的選舉，我們有如下幾點的認識。
第一：從選舉區域的普遍，選民參加的衆多，選舉意志的一致，民衆信仰的集中看來，蘇聯國內各民族已精誠團結，站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內部矛盾衝突的現象，已消滅無餘，而充分表現社會主義民主的真實性。同時教育普及的程度，更提高了文化的水準，加強了人民對國家領袖擁護的熱烈。
第二：蘇聯這次選舉造成光榮成就的原因，與

以精神物質種種環境革去此病。所謂精神環境，即以新生活運動為對症應發的藥。而物質環境，則在抗戰期中，各種物品均可由政府予以統制，如近日重慶新運會所建議限制私人汽車以省汽油的意見是。這樣做去，總是治本的辦法，因為法律雖屬森嚴，貪污者的心理，每以為不難設法逃避，況過去許多事實，都足以證明「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於是不貪則已，貪必務多。試看以前所頒的收受賄賂在五百元以上處死刑的條例，曾經處過幾個貪官污吏的死刑？未必自領此條例後即無一個貪官污吏貪污在五百元以內吧！由此可見，法律自法律，貪污自貪污，根本制裁，尚非於法律以外施以切實的新生活的薰陶不可。但是，在這種新的環境未曾培養成功以前，嚴格的法律制裁也不可少。所以六月二十七日國民政府公布的「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也未嘗非救急的良藥！

「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共十一條，其中最重要者為第二三兩條所開列的各項犯罪行為及判刑的規定，而大要則側重軍事方面，關於此種條例，自較前頒收受賄賂在五百元以上處死刑的規定更為嚴重。縱不能澈底改善軍官佐或官吏的政治道德與操守，亦可使有所懼而不敢再甘心為惡，自陷法網。惟是筆者對於執行此條例的機關，態度及方法尚有不能已於言者，試續述於左：

先就執行的機關言之，在本條例第八條規定得很明白：「犯本條例之罪者，由有軍法職權之機關審判呈候中央最高軍事機關核准後執行之」。是明明說，執行的機關在軍法機關。這在抗戰時期，自屬正當辦法；但筆者以為如能由最高法院預核定，則更覺完善。一方面可以漸進於法治的地步，一方面可保持司法的尊嚴，猶記處理古物偷盜案件時，會將司法行政部由司法院改隸行政院，違法便私

，實在太減損司法獨立的精神了。這雖與彼時事態不同，不可相提並論，然於軍法執行中而兼顧司法，亦法治主義者所希求的吧！

次就執行的態度言之，我國人富於情感，遂往往因情而玩法。純由司法處理的事件，比較能超脫現實環境，不為人情所移。否則，大化小，小化無，或由於「情深似海」，或由於「錢能通神」，法律公理，有不堪問者，故國家刑章雖嚴，而此種出軌的舉動也不可不特別注意。因此，覺得執行本條例時，要有「公事公非」，不可「隨心好惡」；要本「執法如山」的觀點，為根絕貪污的企圖！這樣，纔能收立法之效。

再就執行的方法言之，貪官污吏每善於營私舞弊，使人不易覺察，故欲發覺其貪污事實，按律執行，絕非可以「告誦乃論」。以筆者的意見，可以下列方法行之：（一）獎勵檢舉，無論受害人或民衆皆可以根據事實，提出證據，正式向審判機關檢舉，如為保障檢舉者的安全計，可由最高審判機關多設密告箱，由檢舉者依法手續負責密告。（二）派員密查。密查檢舉者是否確有其人，被檢舉者是否確有其事，雙方是否確有嫌怨，密查結果，須由密查員負責報告。如有收受賄賂，賄賂人，須律反坐。（三）公開審判。倘執行案件，非關軍事秘密。一概須公開審判，以示大公。最好依本條例的軍事中心主義以有軍法職權機關的首長為審判長而以各級司法機關的首席審判官為陪審官。并許新聞記者及地方自治機關領袖列席旁聽。

上所論述，在於根求貪污之源，澈底施以改革；但為治標計，亦極願擁護「懲治貪污暫行條例」而略有補充，俾政治日趨清明，國家進于法治，這是筆者所切望的！

其說是事先各區選舉委員會籌備充分，宣傳普遍的關係，毋寧說是蘇聯二十年特殊努力奮鬥的成功。二次五年計劃，如理想的實現，且提前完成，使農業興盛，工業發達，一切建設均依計劃完成。這個即期兌現的支票與政府切實苦幹的精神，所給與人民觀念的深刻，是吸引人民無比的力量。

第三：我國正當與暴力侵略者抗戰時期，同時也正是進行着國民革命過程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階段。這與蘇聯反侵略的和平政策，是趨向一致的，我們看到蘇聯從困苦艱難的奮鬥中獲得今日的成就，更堅定我們抗戰建國的奮鬥中獲得今日的成就，蘇聯大選的成功所表現的充實偉大的力量，直接使侵略國家得到一個嚴重的警告，間接也有利於我們的抗戰，同時也給世界和平加厚一層保障。

關於西班牙問題：各國志願兵的撤退，已在原則上成立妥協，但各國意見仍多紛歧。至叛軍所屬飛機、肆意轟炸，則引起兩個嚴重問題：一、叛機轟炸不設防城市，引起西政府將派機轟炸義國施行報復，同時義國政府即聲明如西政府採取作戰性質之舉動當用同樣手段對付，這含有擴大戰爭危機的恐嚇，已由英法政府的勸告，及英政府組織的國際調查委員會的提議，西政府激昂情緒已稍緩和，并表示無保留的接受委員會的組織而與之合作。不過這個委員會，倘有種種障礙，不能即行成立。二、叛機仍不時襲擊英輪，最近一週內英輪法亨號、龍號又在西港被炸，計英國在西港被炸之輪連此已達五十六艘，因此英國上下大感不安，故所提議在西領海內劃中立港問題，亦未有相當成就。張伯倫首相雖仍以抗議為對此事之最高手段，而顯示極度之隱忍態度，但已微露其焦急之態，近在康特林城保守黨大會，發表演說竟有英之自由若再度遭受危機，并確信除戰爭外，別無他法以維護之，則惟有再度作戰之語。於此我們可以知道西班牙的問題，仍屬複雜，一時不易解決，前途殊難樂觀。

怎樣使有錢者出錢

杭淑娟

自從抗戰開始，發動全民一致救亡的需要，明白地擺在面前。於是「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兩句口號，立刻流行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裏。但是一年以來，有錢者出了錢嗎？有力者出了力嗎？我們也不必自欺欺人，老實的回答一句：「沒有」。所以「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兩句口號，還在繼續的喊着。

我們單說「有錢者出錢」。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是熱心使口號變成事實的人們常常討論的問題。一年以來，辦法實在不少。好文不知作了幾多；好話不知說了幾多。一篇一篇地發表在名人講演集和各種刊物以及各種小冊子裏，一時不暇普遍徵引。惟有陳獨秀先生說的好：「要使有錢者出錢，首先要問誰是有錢者？」對了，我們要使有錢者出錢，先找出誰是有錢者，這是第一要着。究竟誰是有錢者，陳先生繼續說：「頂有錢的，是在外國銀行有大批存款的人們」。不錯。有錢者雖被陳先生找出來了，但是結果怎樣？有錢者不出錢；出錢的不是有錢者。

先問誰是有錢者，陳先生的見解當然是對的。但是這個問題却無法找出正確的答案。因為有了答案，就不免有主觀的見解夾在裏面。一個在外國銀行有幾百萬元存款的人，從我們主觀上看起來，他

是有錢者了。但是他自己心裏所盤算的，也許正是：外國銀行存款利息太低；公司生意不好，沒有紅利可分，股票反而跌價；上海，香港，天津幾處公館，每月要幾千元開銷，等等問題，正在攪得他頭痛，你反而說他是有錢者，要他出錢，他如何能承認。不但不承認，反要怪你不能曲諒他的困難呢。等而下之，有幾十萬以至幾萬元資產的人，從我們主觀上看起來，他們都可以稱得起有錢者，他們自己雖已浸潤在優裕的生活裏，但是他們的眼光，却注射着比他們更有錢的人們，所以依然會感覺到不滿足。我們若說他們是有錢者，他們當然更不會承認。要從別人的主觀裏，去找有錢者，我相信中國都找不出一個來。

以個人的主觀，指定別人是有錢者，別人是不會承認的。其實真正有錢者，並不是別人；祇要內心裏有了覺悟，每個人都得承認自己是有錢者的。因為有錢無錢，並沒有絕對的標準。我們祇須想着國家民族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我們生命財產的保障，已經發生動搖。國家民族的危機愈深，我們生命財產的保障愈少。假使失去了國家，我們的生命都會落在敵人手裏；我們的財產，還能另外找出保障來嗎？想到這裏，不由你不自認爲有錢者，傾其所有，以報効國家。現成的事實告訴我們。那

被敵人佔領區內的一萬萬幾千萬人民，當去年向他們勸購救國公債的時候，問他們要一元錢，像是要他們的命。現在怎樣？不知多少視錢如命的財主，流落到難民收容所裏；一方面以自己整千整萬的財產送給敵人，而現在反每天向政府索取一角兩角的生活費，為國家增加負擔，這些人倘使還有一點天良，豈不愧死？畢竟國家還是自己的國家；人民還是自己的人民。國家從困苦艱難籌劃出來的一點抗戰資源，還要抽出一部分來養活他們。國家待他們不薄，他們報效國家的是甚麼？我們安全地住在後方，雖然目前未受到直接犧牲；但是眼看著國家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上，誰能保證將來？明知道有錢者應該出錢了，還在咬文嚼字，在互相推諉。甲說乙是有錢者；乙又說丙是有錢者。不到甲乙丙都賤了才然一身，擠到難民收容所裏，做貨真價實的無錢者的時候，再也不會覺悟。所以我們惟有在難民收容所以前，趕快負起責任來，承認自己是有錢者；傾其所有，捐助國家；抗戰前途才有辦法。

我們每個人都有承認自己是有錢者的資格，不要妄自菲薄。不應該再估計收入；不應該再顧慮負擔。我們的國家危急了，我們生命財產的保障已發生動搖了。我們今天不應該再作明天打算。只要我們今天出了錢，就可以保衛明天的國家。抗戰一年以來，祇有聽到淪陷區內的人民，整千整萬被屠殺的消息；何嘗聽到後方難民，成十成百餓死了的新聞。顛沛流離的難民，祇要有國家保護，衣食住尚且不成問題。何況我們節省一點過分的消費，就可

以維護國家呢。有國家保護和沒有國家保護的人民，相差太遠了。所以我們惟有存着國家至上的觀念，才能醒醒我們的迷夢。我們自己可以檢查一下；在生活上不必要的消費有多少？當這種不必要的消費初動念的時候，立刻想著國家的危險，把這種動念打消，而把所預備消費的錢捐出來。我相信一個月消費五六百元的人，至少可以捐出十元八元。一個月消費四五百元的人，至少可以捐出二三百元。我們不要留戀過去的寫意生活，我們應該痛自譴責，現在國難之深，正是我們過去寫意生活的結果。假使民國十六年以後，我們就刻苦自勵，不作無益的消費，不食過分的享受，盡全力充實國防，一定不會有今日。我們自今日始，減低物質上享受。洋房子可以不住就不住；汽車可以不坐，就不坐；客可以請，就不請；戲可以不聽，就不聽。甚至糯米可以不吃，吃粗米；綢緞可以不穿，穿土布。我相信甚麼人都有餘力捐助國家。甚麼人都敢大膽自認為有錢者。

漢口八位小雜貨，在公園，旅社和輪渡碼頭擦皮鞋。把兩個月的收入，十八元一角五分，全部送到大公報館捐給國家。（註一）重慶婦女跑勞會向擁有幾十萬元資本的藝號募捐，德懋永花廳上推牌九的兩位老板，像打發叫化似的對她們說：「拿一角錢去罷！」（註二）這兩段記載，比較起來；如果說那八位小雜貨是有錢者，而德懋永的老板是無錢者，誰也說是笑話。但是那八位小雜貨，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蹂躪的滋味，知道沒有國家保護的痛苦；就能確定了國家至上的觀念，抑制住從前在母親懷抱裏吃糖菓生活的要求，不再為國家多消費一文的物力。他們有十八元一角五分，他們就自認為有錢者，而以全數捐出來。德懋永的老板，相信日本兵絕對不會打到重慶來，反正有下江人作擋箭牌。他們受戰事的影響，生意上已經受很大的打擊；千元萬元一莊的牌九，縮減到十元百元一莊。所受的犧牲，難道還小？現在再要他們出甚麼勞苦捐呢，又何怪他們不耐煩地喊一句：「拿一角錢去罷！」所以我們說：有錢無錢，絕不是別人主觀可以斷定的。惟有日本鬼子打到自己身上，感覺到國家的重要，才會從內心裏發出覺悟來。

起來罷！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國家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自己不出錢，叫別人出錢；終于是浪用的。大膽地承認自己是有錢者，傾其所有，捐助國家，我敢絕對保證你沒有餓死的危險。否則日本鬼子到了。看你能不能把財產帶到攻寨裏去？

註一 六月十一日漢口大公報
註二 六月九日重慶新民報

黨派之爭現已不復存在，各黨各派在法定範圍內，均可聽其自由活動，但領袖民衆之權，必須操諸政府之手不可分割。……國民政府對於民主政治不特絕不反對，且願極力培養，但在抗戰時期，民衆行動必須聽命於政府，決不容假借民意，反對政府法令。

——節錄汪副總裁最近談話——

落花

太樸

(一)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下旬的某一晚間，橫亘於河西的麗娃栗達河，在夏末秋初的皎潔月光下，像一條鋪滿了碎銀的長堤。

往年，在這般境界下，麗娃栗達像一個美麗的，淡雅的少女，她吸引來無數都市玩膩了的紳士和少爺，小姐們，她拂去了她們心頭一切的污濁和煩惱，而給以若干撫慰與寧靜，今宵，徜徉於星月交輝下的麗娃栗達，却感到異樣的寂寞，異樣的淒涼。

秦少昂和蘇默娟一向就在瀉西的某大學讀書，他倆每天晚餐後，都到麗娃栗達河邊，作一次悠閑的散步，他們不常划船，也不飲冰，只是秦少昂老帶着他那把價值百元的曼陀林，他倆常在河邊的綠茵上席地而坐。秦少昂這時，獻例奏一枝名曲，這已經成功他們的習慣了，他們並不因為今晚的麗娃栗達特別冷靜，而停止散步，甚至於他們以為愈冷靜愈好，因為他倆沉默了，往往在相對之下，兩小時沒有一句交談。今晚呢？可有些不同，當秦少昂奏完一枝動人的 Rose Marie 以後，他忽然仰著領子長嘆一聲，低低的自言自語道：「曲高和寡

，知音者稀！這也許是音調得過於高深的原故吧？」接著他回轉頭來向蘇默娟說：

「默娟！音樂是一樁害人的藝術，我預備從此拋棄這玩意兒了，古往今來有多少情感豐富的大音樂家，誰不是落得一個窮途落魄的結果，即雖李龜年的晚年，還免不了淪落到街頭賣藝。默娟！三年來精心研習的收穫，自信也不算錯，然而，至今未曾得到一個知音和了解的人，我真恨，為什麼我從前所迷信倍多芬之流。今年已經二十四歲了，讀了三年大學，什麼成績都沒有。」他的眼眶紅紅地，似乎有不勝感慨的模樣。

默娟很明白他說話的命意，秦少昂幾年來對於她，可算已煞費苦心，即是細微末節的地方，默娟也看得極了然，她雖知道少昂這種熱烈的愛他，但在她心坎裏並沒有一點波動，她始終覺得少昂太軟弱，太沒有勇氣，終日沈沈在音樂裏，不知不覺中造成他為一個追求幻想者的典型。尤其是少昂每每以李龜年自比的時候，一種頹唐地，含有幾分酸氣的表现，更使她對於少昂起若干不良的反應。她早想離開他。她又覺得這個少年老人有幾分可憐，所以她為了免除他過分的刺激，她一直沒有做到。

如何撫輯難民？ 向之

在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當中，凡被淪為戰區地帶內的人民。除極少數可以事先設法走避者外，大多數都不免要身陷絕境，遭遇空前浩劫的。但這裏面，我們確信必有不少血性青年，知識份子，以及曾經領導過或參加過護衛國運動的人們，為了要為祖國繼續報仇雪恥，為了要表示與暴敵誓不兩立，為了要反抗作那暴力控制下的難民之故，而不得不千方百計扶老攜幼的倉皇奔出了敵區，過那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這般難民流亡的慘象，不僅在事實上是無可避免，抑且必然的將隨抗戰局勢的展延而日趨於嚴重！

試想這一批批成千成萬的流亡者，若不善為安頓，亟加撫輯，豈僅是後方秩序有問題，且亦是民力上一種極大的消損了。所以不論為對他們表示同情或為國家珍惜民力計，都有積極起來，予以普遍的救濟與扶植的必要。

過去，我政府當局和各大慈善團體，對於救濟難民事宜，確已盡過很大的努力，做過不少的工作，原屬無可厚非了；但如就其具體成就上看，似乎還只侷限於消極的救濟工作而止，依舊沒能做到積極的扶植工夫上去。這顯然還嫌不夠。

這裏，我願意貢獻一些具體意見：

第一，疏散難民，事先應有一個預定計劃，以免各

「少昂！你過去不是頂欽佩李龜年的嗎？今天忽然也覺得李龜年的窮途落魄，是一個可怕的前車之鑑，那倒是難能可貴的事。不過，你還參雜了許多傷感的成分，那是不應該的。依我看，從此就拋棄一向心愛的音樂也似乎不必，至於知音者，那些古人騙人的話，大可以無須相信。」蘇默娟想借這個機會給予他一個反刺激。

「難道鍾子期俞伯牙的故事，歷史上的記載也是騙人的嗎？」少昂有些忿忿然。

「也許是我失言，請原諒。其實古人之所謂知音與今人之所謂知音，其意義大有判別。古人的知音，是指真實的絃上之音，而今人之所謂知音，却是求絃外之音的知音者。少昂！我看你近來內心似乎很痛苦。我以為當一個人情感膨脹到極高度的時候，應讓那痛痛快快的發洩一下，不要硬將它寄托在某一種事物裏面，徒然造成許多頹廢悲觀的傾向。」默娟先含着微笑，漸漸轉為嚴肅的態度。

「是的，我不否認，近來我的確感覺到我的情感，缺乏一個正常的發洩，煩悶悲觀都是以此為起點的。但是，我膽怯，我不敢痛痛快快的發洩出來，惟恐發洩得太早了，會驚破我幾年來美麗的幻想。少昂一邊說着，一邊用左手撫着他的腦袋，像是竭力地鎮壓住他那行將崩潰的神經。

「少昂！老實說，你的內心我早就看透了，現在，沒有再隱瞞的必要。假如你不願說，我只用一句話，便替你全道破。你幾年來的苦悶，頹廢。什麼知音者都是爲了我！你太痛苦了，對自己極端心

愛的人，而反在她面前，不敢有些微表示，這是人世間最悲慘的事。少昂！請將使你太失望了，大傷心了。唉！還是對你坦白的說罷！我不能愛你，因爲我倆的性情相差得過遠了。就以一個頂明顯的例子說，我每天和你出來散步，你都是沉默寡言，我是一向爽直慣的，叫我在沉默的空氣中過活，實在忍受不下。不過，少昂！我承認你是我精神上惟一無上的好友。」默娟像有無限的歉意，說着；她的頭也俯下了。

秦少昂猛然覺得月球朝他頭頂上直墜下來，眼前僅是一片黑，他疑惑這是一個夢，爲了要證實是夢，他力持鎮定，茫然間他漏出了一句毫無意識的話。

「你要回去了嗎？」

「就是明天，我正要告訴你。」

「真的！……」他的神經完全清醒了，這不是夢，完了，什麼都完了。美麗的幻想，去罷。

「近幾天時局異常緊張，就以藍娃栗達說，一班都市貴客，連影子都不敢來逛一逛。這次中日戰事無論如何已避免不了。蘆溝橋事件發動，已顯然證明日本是有計劃的行動。當這個大時代將要瀉臨之前，我們青年應如何準備起來，担負一部分國民的天責，以酬答國家。說起來真慚愧，時局雖然緊張到這樣的地步，我們的同學，還是跳舞的跳舞，賭博的賭博，依舊混混沌沌，一點不知醒覺。就如我倆又何獨不然？到今天，還是什麼知音者不知知音者的糾纏不清。我想，設若你將追求幻想的苦心，

處難民擴集到某一個都市或某一個城池，再惹他日重行疏散之麻煩；同時，並須顧及到疏散後扶植工作的緊密聯繫，使能從事生產，或接受其他特種訓練。

第二，難民被疏散到達了指定地點以後，應即開始進行其扶植工作。如：

a, 組織墾殖區。劃定某一區域內的荒山荒地若干畝，按照各個能力，妥爲分配，并貸予相當資金，置辦農具；更設各種指導員，負責指導其墾殖。

b, 介紹入廠做工。附近如有新辦或移設的工廠，應即分別介紹他們入廠工作。

c, 提倡手工藝，視當地環境的實際需要，分別提倡各種手工藝業，使難民中一般婦女，也都有工可做，自食其力；並且幫助國家生產。

d, 講受軍訓。難民中當不乏年富力強的壯丁，應時常鼓勵其受軍訓，服兵役；並即予以集中的嚴格的軍事訓練，以備必要時調赴前方補充兵額；或遣派其參加游擊工作，打回老家去！

e, 開辦難民補習學校及難民子弟學校。一方面灌輸一般難民以各種必要的戰時常識，一方面教導一般難民子弟，使能於短期內完成其應受的義務教育。

上述這幾點意見，我們認爲是撫輯難民工作中最需要的又是最必要的設施；也惟有這類的設施，才比較來得有意義，才比較可以真實的幫助一點難民和國家；否則只是一種消極的救死，而不是積極的指示其求生；同時，更與抗戰建國不能發生任何關係了，這個，很希望負責辦理救濟難民的時賢們致慮致慮！

轉移到救國工作上面去，一定早就有成就了。」默娟愈說愈興奮，她不顧一切地直接向少昂抨擊。

「救國。哈哈！想不到這句時髦的口號，也被你學會了……」少昂的意思，全爲了報復默娟。當他說完後，他又非常懊悔，他不知道他何以說出這般涼血的話。

「少昂！幾年來的相處，到今天才發現你原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好罷！請從此刻起，斷絕我們所有的友誼關係。」默娟再不能忍耐了，她把少昂完全看做一個麻木不仁的糊塗蟲，斷然地下了決心。

少昂不知道今天爲什麼遭遇這麼多不幸，使他無從捉摸，無從解釋。他的神經促使他捉住了默娟的臂膀。

「默娟！請原諒我，你是我朋友當中最能了解我個性的人。剛才的話，是一時受了情感的支配。默娟！從今天起我決定要做一個征服情感的戰士，全時，在環境允許下，我非得做一個効命疆場的健兒。我覺悟了，我不能爲了個人的自私而侵犯他人的自由，我應該犧牲小我而成全大我……」少昂急切的說，態度迥異平時，而是一個慷慨激昂的青年。

默娟微笑着點頭，他輕輕地道：

「可是明天我得回去了，我的祖母從蘇州來了好幾次長途電話，催我立刻回家，我想去蘇州周旋一下，然後再來。少昂！那時候，我們聯合起來爲國家出點力。」

「默娟！請放心。今後，只有以一切實際行動來報答我至高無上的好友。哈哈！再會。」

他和默娟握一握手，提起那把曼陀林，大踏步的先走了。

(二)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早晨，蘇默娟在蘇州本宅接到一封少昂從上海寄來的信，信的內容很簡單。

默娟：料想中的暴風雨，果然跟蹤着虹橋事件而勃發了。

爲了報答我們的國家，爲了酬謝我的好友，八月十五日，我正式加入了上海戰地服務團，此刻我們最主要的職務，便是救護與運輸。

默娟！希望你立即來上海，爲我們的國家和團體增厚一分實力，祝好！

少昂八，二十。

默娟看完這封信，她說不出的欣慰。她覺得她是成功了，以她這點微力，居然能改變一個具有頑劣個性的青年，這是一個奇蹟。可是，她回顧到本身的時候，顯出她自己慚愧、無能。她始終不能打破一個家族固有的傳統思想，一種複雜和矛盾的情緒，在她腦海裏互相傾扎，互相衝激，使她強烈爽直的個性，經過幾次刺激，而幾乎消磨殆盡。甚至於萬分無奈的情況下，她也會拿「女人終究不如男子」之類的話暫時安慰一下。

少昂的信，等於一服強心劑，使默娟將要停止脈膊、重行緊張起來，她鼓着餘勇，匆匆地走進她祖母的房間，作最後一次的要求。

「祖母！我想必須到上海去走一趟，學校也許還在租界界開學，我明年就要畢業，免得就誤光陰。路上很平安，從蘇嘉路走，什麼問題也沒有。您老人家可以放心。」

「算了罷！一個女孩兒家，本不該讀什麼大學，這都是你父親造的孽。我活到七十歲的人，從來就沒有看見過年紀輕輕的姑娘人家，搶槍鏢棒的。」

我看看你不要活得不耐煩。你如果真要去，我就拚了這條老命，先死在你面前。」她的祖母說着，眼淚也流下了。「你五歲上就丟了母親，我好容易將你撫養成人。而今，人大了，老太婆不識時務的話，還聽得入耳嗎！」

默娟被說得無言可答。她想，要決心脫離這家庭的桎梏，只有付之一走。然而，上有七十歲的祖母，年近五十的父親，只有她一個獨生子，絕不忍心這樣做。她低下頭，剛想回轉房間，忽然她父親一腳踹進來，開口就說：

「蘇州說不定兩天內就要被轟炸，城裏人都紛紛搬場了。我已經在木瀆找好房屋，明天一准搬。默娟！你快去收拾收拾，明早我派人先將你和你祖母兩人送走。」她父親的說話態度顯得很嚴重。

「阿彌陀佛，這可以叫默娟定定心了。」在她祖母的心坎裏像放下一塊石頭。

在默娟的心頭，除掉已有一重枷鎖，又罩上一付新的牢籠，將她整個束縛住了。

(三)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秦少昂正在滬西的前線忙着救護傷兵，而南市突然失守了。這僅有一條通達上海租界的孔道斷絕了以後，他們這羣做戰地工作的同志，只好跟着軍隊沿滬杭路撤退。

本來他們一共有一百多人，特退到嘉興，亂軍中迷失了一半，只剩下五十多人，連隊長也失蹤了。經過一次聚談，隊長職務推少昂代理。並決定由嘉興轉向蘇嘉路退的路線。

他們退到吳江縣，正是蘇州失守。滬杭路方面，敵人推進到松江。使他們這羣既不能前進，更無從後退，全時，上海的道路一斷，經濟缺乏來源，處於這進退維谷，飢寒交迫的環境之下，他們決定退到太湖洞庭山，聽候政府正式編制，永遠留在江

蘇境內做游擊隊。準備為國家流盡最後一滴血。

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四個月的艱苦轉戰的生活，將一個軟弱的音樂家秦少昂，鍛鍊成一付鋼鐵般地體魄。他揮脫一切情感的約束。他感得生之可貴，生之愉快。只有從堅毅困苦奮鬥中，才能夠獲得它至高無上的意義。現在他們這羣由五十多人次第增加到將近千人。少昂無形間已站在領導的地位。他一切思想，行動，都足當全隊的模範。

這一天據眼線報告，敵人有大批的軍糧輜重堆積在他們根據地附近的木濱鎮，敵人的某聯隊司令部也設立鎮上。他們聽到這消息快樂極了。他們把敵人積存的軍用品，都當然是為他們專門送來的。他們的主幹立刻開了一次會議，決定了進攻的策略，便由少昂下令給某幾個分隊，於本日夜間某時某地集合，分頭襲擊。

木濱鎮籠罩在死一般的黑暗裏，當地居民經過幾次大變故後，死的死了，散的散了。雖然遺留下幾個劫後餘生，處於日寇的鐵蹄蹂躪之下，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這時，從木濱鎮的四面突然起了一片猛烈的槍聲。不到兩小時，鎮上二百多名寇軍，被殲滅殆盡。

秦少昂指揮的一個分隊，首先衝進木濱鎮。他們先佔領了倉庫，再會合另一個分隊，去攻打日寇某聯隊的司令部。

又是一次激烈肉搏，終於佔領了這個奸淫擄掠，殺人放火者的巢窟。

秦少昂領着幾名弟兄，開始搜查這個萬惡的窟窿。他踏進隊長室，隊長却早已不見了。隱約間看到門旁樑柱上反綁着一個人。少昂叫侍火把的一名弟兄靠近一些，他仔細看了一眼，不料是一個赤身露體的女人，並且是他一個頂熟悉而永不能忘懷的

一個人。他想不到在這事遇見，尤其是在這種的情況下遇見。他怪叫一聲，覺得天地都在旋轉起來。他心裏明白，耳朵裏還清清楚楚的聽得：

「先給她穿衣服裏好，……」

「心口還有熱氣。」

「安放好，施一施手術，……」

以後，只覺得自己的身體像浮在雲霧裏飄蕩。他醒。……

「你們爲麼捨着我走？」

「隊長！你剛才看見那個赤身露體被吊着的女人，嚇得暈過去了，」捨着他的一個弟兄說。

他醒悟了適才所遭遇的不是夢，是真的事實。上躍下。

「那個女人怎移了？在那裏？」一翻身從竹床上躍下。

「已經救活了，現在後面拾着走。」

黑暗中，他循着路，回頭狂奔。

果然，在一行隊伍中，給他發現一張拾人的竹床，他馬上叫拾的人停下。

「默娟！默娟！你……」他顧不得什麼，他緊緊地擁抱着她，眼淚如泉水一般地湧出。

她的面部沒有一絲表情，僅將兩眼呆呆地注視着他。

「默娟！你怎麼老不開口？」

「少昂！我沒有……什麼可說……」兩顆晶亮淚珠，掛上了她瘦削兩頰。她的語音抖顫，低微，已顯示出她用盡力量來支持這最後一剎那的生命。

「少昂！我真開心，想不到還能見到你，你。你是成功了，我真恨，爲什麼我不能打破這家庭的桔桎。唉！害了我，也害了他們自己。遭恥辱，我永遠沒有洗清的機會。」

「默娟！不要難受，你應該珍重，你還是有前途的。」

「前途？……那只好等待來世了！她停了一停，觸發了一個新的動機。」「少昂！現在該是春末的季節了吧？你不是很贊美——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那兩句詩嗎？少昂？也許是專爲我們寫下的吧？可是，你非比窮途落魄的李龜年，你却是一個英勇有爲的青年音樂家呢。可惜相見得太晚了，畢竟已到了落花時節。」——默娟語音，愈說愈低，漸漸地哽咽得叫人聽不清。

少昂只有懊惱，悲痛，他絕對想不到以默娟這樣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女人，而竟然如此慘痛的犧牲了。過去的事實，反復在他腦袋重演映着，他不想再想。

「默娟！寧靜一些，你——不至於危險，……」

不，我，……不行……，」她再不能吐出口面的話，她的兩眼，及射出呆鈍的月光直視着少昂。是的，她便永遠的這靜寧下去了。

少昂失去了一切的知覺，呆呆地挺立着，他似乎看見死神向他招手。

「隊長！隊長！敵人的追兵來了，……」

少昂如從睡夢中驚醒，他感到自己又犯了懦弱的新症，他想起了默娟的勸告，他以最大的勇氣，來鎮壓住他行將爆發的熱情，他竊立在默娟身旁，暗暗地默禱着：

「默娟：你永遠是我的知音者。此後，盡我所有的力量，遵照你對我的願望去努力。默娟！請恕我！從此刻起，我將永遠撤開這朵落花的殘骸了！是的，放棄小我，成全大我，是我應該做到的行動。」

「他默禱完畢，回轉頭對弟兄們大聲說：」「弟兄們！準備好，我們決不讓敵人通過了我們這條大道。」

天，展開了清晨光明的帷幕，龐雜的槍砲聲，演奏出整個大中華民族的怒吼。